

涿州文史资料

涿州文史资料

第5辑

政协涿州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涿州文史资料·第5辑》

目 录

☆建国后史料☆

- 关于涿县人民大学的回忆 张侃(1)
与人民共甘苦同命运 李克(4)
涿州的集邮活动史料 殷浩(8)

☆纪念丁卯战乱七十周年☆

- 奉晋两军涿州之战 岳超(18)

☆纪念“七·七事变”全民抗战六十周年☆

- 东茨村劫难始末 董金和(24)
西管头惨案 刘茂(27)
傅德才奇袭涿州城 王恨庚(29)
盟军空袭松林店车站目击记 曹兴礼(33)
北平受降记 贾文华(35)

☆在房涞涿联合县的历史年代☆

- 忆房涞涿县武装工作队 董一欧 段诚(38)
涿良宛联合县河西一区事变 许冬梅(53)
房涞涿县时期诞生的名曲 张秀荣(57)

☆世纪札记☆

- 记三十年代涿县的平民教育 张克己(59)
涿州消防队的前身 冯善田(63)

“三山”底层一苦力	冯蓝田(65)
涿州早期的戏剧团体——国剧社	纪立寰(68)
也忆“涿县国剧社”	贾文华(70)
涿县光明新剧社琐忆	冯远挥(71)
有关莫子刚琐事	班述文(72)
日伪时期治安军和宪兵队	董金和(74)
日伪时期的据点和炮楼	董金和(75)
地主护院武装	董金和(77)
涿州的还乡团和保卫团	董金和(78)
东大街解放前那三年	曹兴礼(80)
“涿县专署”及所辖反动武装	王大锋(84)
卖报声中蒋朝亡	曹兴礼(87)
历史的瞬间 光辉的形象	张秀荣(90)
中央首长在涿州的故事	宋俊然 赵海声(93)
二十世纪不无遗憾	
——涿州文物古迹破坏实录	王大锋(96)

☆南海拾贝☆

涿州的老字号店铺	张 娟(120)
涿州清真小吃谈	董金和(143)

☆涿州风物☆

李文斌诗词选	李文斌(148)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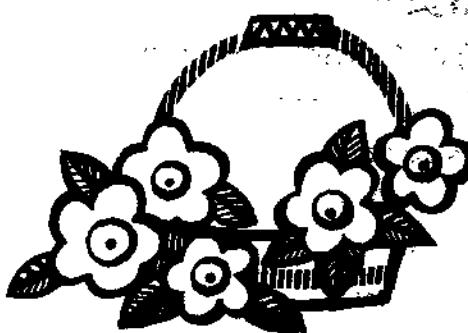
☆史海钩沉☆

涿州也曾盛产丝绸	贾文华(153)
涿州贡米吐芳华	贾文华(155)

- 闯王李自成攻涿州的史料 王大锋(157)
 道家与涿州 王大锋(160)
 涿州东岳庙掌故 殷 浩(165)
 房树村崇孝寺寻踪 董金和(168)
 五桂街与窦禹钧 纪立襄(170)
 涿州古塔漫谈 黄三道(171)
 漫话岐沟关 山月 颖川(172)
 涿州古城墙 晓 东(174)

☆人物纵横☆

- 刘汇川小传 刘植安(176)
 裴宏远的一生 傅广廷(177)
 王天木 摘自《中华名人辞典》(179)
 耿玉田 摘自《中华名人辞典》(180)
 尹国祥 摘自《中国国民党九千将领》(180)
 崔世昌其人 王大锋(181)
 ☆编后寄语☆ 编 者(183)



张侃同志是卫生部医政司原司长，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1996年12月，张老随全国政协农村卫生专题组来我市调查时，谈及五十年代曾在涿县创建“涿县人民大学”的往事，编者于是恳请张老写稿以补地方史之空白，承蒙张老慨允并赐稿。特此致谢！

建国后史料

关于涿县人民大学的回忆

张 侃

1950年全国第一届卫生工作会议后，卫生部为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确定北京市通县、河北省涿县，作为我国农村卫生工作实验县。随着农村经济的增长与农业合作化的开展，这两个县在组织联合诊所，建立卫生工作者协会，培训不脱产卫生员，组建村卫生室，以及区、乡设卫生助理等方面，为制订农村卫生工作一系列的条例、规定、办法；提供了一定的经验，起到了实验县应有的作用。

1957年反右斗争后，年底，组织上决定让我到涿县农村下放锻炼。1958年上半年在林屯乡南三家庄村参加劳动，同时对农村卫生工作作些调查研究。1958年春，卫生部当时医政司副司长鲍敬桓同志下放涿县当副县长。经县委同意，在鲍敬桓同志领导下，组织当时县卫生科长黄××，及卫生部下放的三名干部，对全县区、乡以下的卫生工作，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调查，并组织了相应的研讨会。当时一致认为，要进一步搞好农村卫生工作，除建立相应的基层卫生机构外，最重要一条就是培养一批土生土长的、农村能留得住、用得上的

卫生技术骨干。经县委研究同意，决定筹建一所卫生学校，从北京请些专家讲课，把各乡联合诊所的医生培训一遍，以进一步发挥卫生实验县在这方面的示范作用。

1958年“大跃进”开始后，全国掀起“大干快上”热潮。在当时的形势影响下，再加涿县又与新城县合并为大涿县，便决定将原来拟议中的卫生学校升格为“涿县医学院”。“大跃进”的热潮越发展越热，“一天等于20年”，“大干快上”的声势也越来越高，就在当时全国“大办”声中，又将“涿县医学院”升格为“涿县人民大学”。

经过紧张的筹备，确定涿县人民大学设医学与农学两个系，学制暂定一年半，从本县招收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中青年，校址选定南关大庙。并决定张连庆同志任大学党支部书记，张侃任大学校长兼副书记，孙一民同志任大学教务处长，刘焕利同志任大学共青团书记。划定若干亩粮田由学校组织收割，作为办学经费。同时为了培训联合诊所的医生，决定附设一个西医进修班。

医学系招生50名，农学系招生30名，西医进修班招生30多名。医学系的教师都是从北京协和医院及北京市大医院聘请的专家：有内科戴玉华，妇产科何翠华，儿科曹玉璞，中西医结合科王台，眼科胡天圣，耳鼻喉科钟祖恩，放射科解毓章、苏学增，以及协和护校护理专家黄伍琼等十五、六名专家教授。农学系的教师主要由两县的中学教师担任。政治课除由县委宣传部的同志讲课外，鲍敬桓同志结合我国革命实际，讲授马列的基本知识，较系统地讲解我国卫生工作的方针政策。我兼任基础解剖课。

学校开学后，组织学生修整校舍，收割农产品，并修建一个较大的运动场。学生全部住校，业余开展文艺活动。在全县的体育比赛和文艺会演中还小有名气。

后来“大炼钢铁”开始，一方面坚持按计划讲课，同时派人到外地学习，回来后建了一批炼铁的“小高炉”。几经失败，终于炼出了

第一炉铁。此后，自己外出采矿石，自己炼焦。组织学生三班倒，一班上课，一班休息，一班炼铁。既做到不使学习受太大影响，又做到炼铁在县直单位中名列前茅。同时，农学系种植的试验田，家畜养殖都有理想的收获。当时的指导思想是：实事求是，讲究实际，不虚夸，不放“卫星”，做到自食其力。

1959年初，西医进修班结业。春节过后，我与鲍敬桓同志一起回到卫生部。后来知道在三年调整时期，全国在“大跃进”时有近百所新办的这类医学院，大部都下了马。涿县人民大学下马后改为中级卫校。当时医学系和西医进修班培养的学生，都在本县本乡工作，成为深受群众欢迎的卫生骨干。有的担任公社卫生院院长，有的调到县卫生科从事管理工作，他们对本县的农村卫生工作，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回忆当年，38年弹指而过，“涿县人民大学”已不复存在。但是当年筹建卫生学校的初衷与指导思想——为农村培养土生土长的，农村能留得住、用得上、养得起的技术骨干、卫生人才，不仅在过去是，就是现在，乃至今后相当一段时间，仍然是搞好农村卫生工作非常重要的关键问题。

怀念已故鲍敬桓同志，怀念为筹建大学和为学校做出贡献的、已故的卫生科黄科长、书记张连庆和教务长孙一民同志。愿涿州市卫生工作为涿州的经济腾飞、社会发展继续做出应有的贡献，为全国农村卫生工作继续提供经验。

一九九七年二月于北京



与人民共甘苦 同命运

李克

五十年代末,由于自然灾害,使我的经济出现了极端困难时期。1958年,包括现在的高碑店市在内的四县合并为涿县,我先在保定地委文教部工作,1960年调到涿县码头公社任书记,后在高碑店工作。在困难时期,如何带领群众渡过难关、战胜自然灾害,是我们基层领导的首要任务。

当时,城镇人均口粮每天只有四两,而农民完成征购,就没有多少口粮了,只能以糠菜、代食品为主食。

1960年,我一家借住在码头公社一农民家。从某种角度讲,公社书记的形象代表了党的形象,因为群众看的是干部,党员看的是书记。我相信,只要我们党员、干部带头吃苦,带头苦干,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我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全公社的生产自救上。当时公社不立锅灶,商品粮改为农业粮,与群众共甘苦、同命运。

随社员排队吃大食堂。每天只吃四两粮食加糠菜,还要下乡组织生产、安排群众生活、参加各项生产劳动。无论走到哪村,都自觉坚持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尽管那时又累又饿,身体虚弱得眼发黑,但意识到我这个“一把手”是不能带头搞特殊的。我本不会吸烟,当时公家每月配给我们购买一条春美香纸烟指标,每当饥饿或劳累了,就点着吸两口,解解乏,这样就学会了吸烟。

1960年冬,华北局宣传部由黄部长率领工作团来码头公社帮助整风整社。我向工作团汇报了本公社的情况,起初工作团对我们生产、生活情况体会还不很深。当他们和我们一起下乡,实行“三同”一段时间后,通过深入群众工作和体验,才真正体会到我们工作的难度和生活的艰辛。他们中的不少同志瘦了不少。我看他们跟社员一起吃食堂,

身体实在有些支撑不住，就设了营养灶，以荞麦面代细粮，尽力对他们稍加照顾。

那年月，代食品成了主食。但甘薯叶、菜叶也没有那么多，社员们就刨蒲草根、刨地梨充饥。刨光了，我们就组织社员将玉米核、乔麦秸加工成淀粉当粮食吃。记得我在刘庄蹲点，曾和社员研究如何加工玉米核，如何用粮、代食品、菜混合发酵蒸丝糕。当时管这种发酵后再蒸的方法叫增量法。后来就在刘庄召集全公社村干部、群众和炊事员开“吃饭现场会”，会议除提出一些号召和要求外，都亲自吃一吃，并交流做的方法，推广了刘庄经验。

1961年春，公社改为工委，管理区改称公社。我调回新城县（现高碑店市）任书记处书记。全家老少八口到了高碑店，没地方住，就临时挤在了我的办公室。工作、生活尽管艰难，但这时有了一些好转。记得有一天女儿问我：“爸爸，现在不是供应细粮了吗？怎么光让我们吃粗粮呀？”弄得我一时不好回答，只好说：“粗粮吃饱了也不错！”的确，当时是供应四分之一的细粮，可那时上级领导来了、客人来了，都是自己自费招待，总不能让客人、领导受委屈，仅有的一点细粮全招待客人及上级领导了，哪有孩子们的份呢？

1961年11月至62年初，涿县先后分开恢复原县建制，我任新城县长，主管政府工作。这时，宣传贯彻中央60条，社员们在记工记酬、实物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现象有所改变。大公社划小了，食堂解散了，群众生活有所好转。但生产、生活仍困难重重。就因资金缺乏、农具不全，牲口缺草少料，地无法耕种，不少生产队队长撂挑子不干了。我们下乡就要到这些困难队去做工作，去调干部。边参加劳动，边调查研究，做思想政治工作。那年冬，我和新城公社社长翟丙银同志到宁家坟村蹲点，帮助解决该村问题，住在一社员家。这户老大娘得知我的身份后，十分惊讶，说：“县长可不能跟我受苦，我可得给做点好吃的。”说完就想找干部帮助搞点细粮。我婉言谢绝了，说：“咱们共产党的干部应该吃苦在前，有什么吃什么，不然我也吃不下去。”大娘说：“我有鸡蛋，煮

两个鸡蛋吧！”翟社长知道我的脾气，就在一边说：“大娘，你做那李县长更不吃了。要叫我说，你就做杂面条菜粥，贴个玉米面饼子，他最爱吃。”大娘才不好意思的如此做了。她见我吃得很香，便说，这可成了常说的“县长喝粥，没关系（官席）。”

上级党和政府，为使群众在那艰苦年月，过年吃上饺子，安排每人三斤小麦、半斤猪肉、二两糖，要在春节前发到群众手中。并要求把这件事情当政治任务来抓。于是，即组织各乡政府、供销社具体负责实施。但担心由于时间和数量的原因落实不了，县政府分工包村逐户检查，发现哪个社货源不足就及时调运，连夜送去，保证让群众分到过年物品。直到腊月三十晚上，我守着电话，还逐乡询问落实情况。

1963年春，我和秘书杨文书同志骑自行车带行李去方官片下乡，听说北横沟和梁家井村发生土地纠纷，因涉及两个公社，正好由我出面将其解决了。中午，在梁家井村老党员、老民兵王义臣家吃饭时，听到反映本村一名干部公私不分问题，群众意见大，即决定邀请公社党委协同一块查清并解决问题。于是，我便白天一面参加生产劳动，挨户吃派饭，一面了解群众意见，核实问题，每天晚上组织群众学习文件、开会，终于使问题得到解决。还培养发展了党员、干部，教育了广大群众。

这年八月初，连降七、八天暴雨，河水猛涨，我和县委、县政府其他领导全力以赴，上堤参加抢险。由于沥水，河水都很大，防不胜防，致使田官屯、东马营一带数处决口，40余村庄被水围困，房屋倒塌，许多人只能在倒后的废墟地上栖息，生活无着。我紧急向那时在天津的省防汛指挥部反映情况，要求支援。不到一天，省派来数架次飞机向十里铺防汛指挥部附近投放大批防暑药品和食品。由于通讯联系有误，有些食品掉到水里糟蹋了。后又电话转告省不要在十里铺投，因这里除河堤外，几乎全是水面，面改在高碑店投，再设法运到灾民手中。结果天津市民烙了大批白面饼，由飞机送来，我们及时组织车辆船只送往水灾村进行发放，真正体现了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也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协作关系。当时在十里铺指挥部的半个多月时间内，既防汛抢

险救灾、组织运输粮煤、搞好后勤服务，又要及时掌握情况，向上级汇报，很少睡个“囫囵觉”，直到安全渡过汛期。那么大的灾情，没有伤亡一个人，使广大灾民得到了妥善安置，我做为一县之长，心情感到无比欣慰。

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通过我们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终于战胜了困难。经济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提高。

事情虽然过去了几十年，但每当回首往事，我还记忆犹新，想起这些事情仍很激动。当时虽然苦了一些，但我们广大的党员、干部始终牢记一名领导干部的责任——一心为民谋利。现在回忆起来，总结一下，认为：党员的这种作风，领导干部的这种责任感，正是我们战胜困难、团结群众、使事业走向胜利的保障。



涿州的集邮活动史料

殷浩

人们誉邮票为国家的名片，方寸之间可反映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内容。所以自世界有邮票发行以来，就有许多人开始收集使用过和未使用过的邮票及其附属品。从事这项收集工作就是平常所说的集邮活动。

“文革”前涿州没有集邮门市部和柜台，当时大多数集邮者都是从北京的集邮门市部和涿州邮局收寄信件的窗口购买邮票来充实自己的邮集。那时涿州集邮的人不多，由于邮品得来不易，而后来多有散失，保存到现在的“规模邮集”就更少了。涿州市第一届集邮展览期间，笔者在展厅得识一位在金融系统工作的老先生，他自幼酷爱集邮，建国前在河南工作时曾收集到很稀少的“彰德对剖票”实寄封和大量民国邮品，解放后老先生在北京和涿州工作，又收集了大量新中国邮品，藏品丰富。而在“文革”中他的所有藏品均被付之一炬。事出当晚，老先生一夜未合眼，甚至起了自杀的念头，而今谈起这些往事，白发老翁不禁热泪盈眶……由此可知涿州“文革”前集邮情况之一斑，也可见集邮者视自己苦心收集到的邮品为生命的情感。

“文化大革命”后期，我国的群众集邮事业重新开展起来，各地纷纷建立起集邮柜台，向集邮者出售新中国邮品。涿州在八十年代初也在桃园饭店内设立了一个集邮柜台，主要向来涿旅游和在涿工作的外宾供应邮品，但国内集邮者也可持人民币往购，现在许多集邮者还常谈起当年工余时结伴去那里购票情形。82年左右，在涿州邮电局内也建立起集邮台，由部队转业的李广同志来邮电局，并

接手集邮台的工作，使集邮台的工作逐步完善起来。当时中国邮票总公司下发了不少“文革”前的存票，有新票和盖销票，74年后重新编号的J(纪念)和T(特种)邮票更不少，从桃园饭店也转过一些邮品，所有邮品均敞开供应。前不久，在一邮友家见他藏有T7《武术》邮票全套对倒四方联，现价要近五百元方能购到。而这就是当年从涿州集邮台以不到十元钱的定价购到的。87年左右我曾在集邮台购了许多北京市邮票公司出品的首日封和邮折，有《西游记》、《山茶花》、《长城》等，据云这些邮品都是从桃园饭店集邮台转过来的。

我85年3月份从外地调涿州工作，来后没几天就去邮局集邮台联系购票事宜。那时已有购票预订证之说，凭证可以保证购到新出的邮品，我马上交了很少的押金(大概一元钱左右)，办理了一个预订证，证上有邮品、小型张、小本票、首日封等品种可供选购，我每个品种都预订了一份。我的预订证编号记得是300号左右，而没有办理预订证的集邮者在柜台购买新出邮品也不太困难，所以粗略估计那时涿州的集邮者充其量也就五、六百人的样子。到了86年发行《梅花》邮票时，购票就有点困难了，在涿州要购整版的《梅花》票已不易，购零套的还要搭点滞销品。我为了购一版《梅花》票，专程骑车去了趟新城县，那里也是不卖，零套还须搭镊子、放大镜和集邮册等集邮工具，只好作罢。这说明了当时涿州及其附近地区集邮队伍已渐扩大。

涿州集邮从88年底到90年初形成了一个高潮，这次高潮是从《三国演义》邮票发行而开始的。《三国演义》是我国继《西游记》、《红楼梦》、《西厢记》和《牡丹亭》之后发行的第五组古典文学名著邮票，预计发行五套，每套四枚，另外插发了一枚小型张，共计23枚，隔年发行一套，而这历时八年才能全部发行完的23枚邮票的第一枚就是“桃园三结义”，史话发生地恰为涿州。当时全国各地集邮者中刻意收集每枚邮票所反映事件原地首日封的人已有不少，

为满足广大集邮爱好者的要求，河北省邮票公司印制了一枚绿色首日封，并把涿州(当时叫涿县)邮政日戳调去，加盖在贴有“桃园三结义”邮票的首日封上，制成原地首日封，与河南、陕西二省邮票公司制作的另外四枚原地封(内有一枚小型张封)在三省内联合发行(这四枚邮票及史话发生地分别为许昌魏都的“煮酒论英雄”、许昌霸陵的“千里走单骑”、荥阳虎牢关的“三英战吕布”和西安三桥的“风仪亭”)。涿州集邮台为配合邮票发行刻制了一枚木制桃形的纪念邮戳，供集邮者加盖。那时由于对广告的作用认识不足，事前未在任何报刊上刊登广告，尽管如此集邮台还是收到了二千多份各地邮友的求购汇款，集邮台和邮局的工作人员忙前忙后，销戳、书写信封、交寄，保证了这些原地封于发行日按时发出，使各地邮友非常满意。这套邮票发行时，涿州尚无邮协组织，大约发行日前两个月的一个晚上，李广陪同研究院滕纵陆和化工设计院刘安文二位来我家，除介绍我与他们相识外，并谈及准备以集邮爱好者的名义印制一枚首日封供涿州集邮者交寄。由于时间距邮票发行日很近了，就由李广找矿山局马元庭绘制了首日封图案，信封的背面由计算机打印了简单的说明，用复印机复印，手工裁剪糊贴，共制成了二种图案的首日封共二百余枚，并有薄纸、厚纸之分。印量这么小，一因手工制作费时费力；二因单枚三结义邮票要大量购到不容易；再因当时只准备在相识邮友中散发，并不想出售。发行日当天这二百多枚首日封实寄不少，得到这枚实寄封的邮友倍觉珍贵，因为印量少不说，而以集邮爱好者名义制作的首日封在全国而言也属凤毛麟角。也正是这枚首日封的印制、交寄联系了涿州的广大集邮爱好者，为涿州邮协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是为涿州集邮活动的一段佳话。

《三国演义》邮票发行的首日(88年11月25日)我一直未离邮局，见许多集邮爱好者专程从北京、天津、石家庄、保定、廊坊等地来涿州邮发首日封，少者十余封，多者上百封，除使用河北省邮票公司的绿封外，也有不少用自制封和普通信封贴票交寄的，除寄给全国

各地自己的邮友外，也有寄往港澳台和国外的。加上涿州本地的爱好者，邮局大厅内一时爆满。写信人忙于书写，贴票，销纪念邮戳、交寄，收寄的邮局工作人员也忙得不亦乐乎，直到下午邮局关门后才得安静。关门后不久又见一小伙子匆匆赶来，说刚下火车，见无人办公，就打听了集邮台同志家的地址，急急赶去，无非是请求把他的首日封当天交寄。邮票发行前我托人从桃园办事处找来几枚公函封，这是受北京的老集邮家王晋枫先生之托搞的，当时我对自然公函封没有认识，虽然王先生未说需要的数量，但我自己一枚未留全部当天投入邮筒寄给了他。筒取信件销的邮戳轻不可识，事后王先生又让我托人重新销了一下才算满意，据我所知当天公事封只寄了这几枚。收到公事封后王先生除向我表示感谢外，还向我介绍了收集自然封的妙处，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开始了这方面的收集。在李大钊、蔡元培、五四运动、现代科学家等邮票发行时，王先生先后惠寄了北京大学、北大图书馆、蔡元培研究会、中国科学院有关研究所的公函封，使我收益非浅。这是一段题外话了，但从这里也可看出当年涿州集邮爱好者的水平和他们与外界的交往。

这样算下来，《三国演义》邮票发行日从涿州寄出的“三结义”首日封大约不足三千枚，这个数字和此前发行《敦煌壁画》邮票时从甘肃敦煌县付邮的首日封这一、二万枚相比，当然是个小数，但更使这批首日封信倍加珍贵。目前《三国》邮票已发行到第三套了，现在要再找一枚“三结义”首日涿州实寄封已很困难。通过这次首日封的制作，交寄过程，不仅丰富了涿州集邮者的藏品，加强了互相联系，而且增强了这些集邮者对外的关系，扩大了影响，对涿州集邮事业起了推进作用。这次活动也有遗憾：大家当时曾有过大量印制首日封，并且利用首日封背面的文字对涿州的地理、历史、人文景观和现状做一介绍，以促进涿州影响的想法，以报答养育我们的涿州古城，但由于我们人微言轻未能实现，失去了宣传涿州的一个好机会。现在涿州又较当年有了大的发展，广大集邮爱好者又产生想利用印制“电视城

纪念封”介绍涿州旅游业的想法，但实现起来亦困难重重，我们只有祈盼这个想法在有关方面的重视下得以实现。

这次《三国》邮票的发行及相关首日封的制作、寄发，使分散在全市各单位的集邮爱好者得以互相认识和逐渐熟悉起来，我和滕纵陆、刘安文，物探解释中心田绍政，市烟酒公司孟繁清，物探职大任振亚、魏洪林，建厂局王自安、杨扣锁等都是在这段时间内相识的，并且大家时时聚在一起交流集邮体会，切磋技巧，交换信息和邮品。当时大家都有一个把集邮爱好者组织起来的愿望，经过李广同志的奔波，89年12月9日在我市成立了集邮协会，并同时举办了首届邮展。

涿州市集邮协会理事会由市邮电局、工会、团委、妇联、市委宣传部、各中直在涿单位的工会或文联负责人以及部分集邮活动积极分子组成，挂靠在市邮电局。协会有会员三百余人，实际工作则由李广同志以秘书长的身份负责组织，为此他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在市邮协成立的前后，物探局机关、物探研究院、物探职大、矿山局机关、建厂局机关、铝加工厂等单位分别成立了受本单位工会、文联和市邮协双重领导的集邮协会或小组，并在各自单位开展了活动，成为涿州市集邮活动的中坚。市邮协和各基层组织的建立和活动，使涿州的集邮事业得以大步前进。据统计近年在集邮部门办理集邮预订证已近四千份左右，加上中小学生的购票优惠证二千份，共计近六千份，估计九三年度办证人员会突破八千。集邮部门集邮品销售额也从88年度的四万余元，达到92年度的突破二十万元的水平，增加了五倍多。各单位的邮协除了组织本单位的邮展和参加市邮展外，还积极参加了地区邮协和行业邮协举办的邮展，并且数次获奖。92年在保定市举办的“省八运会”的邮展上，除保定市送展和特邀邮集外，保定地区所属市县只有涿州市邮协送去五部邮集参展，且获得二枚二等奖、二枚三等奖的好成绩。物探局张立清同志的邮集《人权在中国》参加石油系统全国邮展，获得三等奖。这些成绩

的取得，固然与各单位集邮组织及市邮协的组织、指导分不开，同时也说明涿州的集邮开始走出涿州地域，迈向了全国。由于涿州市的集邮活动在地区小有名气，新城、安新、望都以至定州市举办邮展都特邀涿州邮集参展，并普遍受到好评。近年来各单位的集邮组织通过市邮协牵线搭桥，曾请来全国集邮联理事、国家级评委、著名集邮家孙祥鹿、驻冀部队集邮家金军等同志来涿举办集邮知识讲座。市邮协还积极组织集邮爱好者参加全国、河北省、行业的集邮知识竞赛，并取得相当不错的成绩。河北省邮协也曾多次收到涿州市邮协推荐的集邮论文。另外市邮协还于92年初办了一份集邮小报《涿州邮友》，小报16开4版，两月一期，由居涿的著名书法篆刻家金文和先生题写了报头，各单位集邮组织轮流编辑，以赠阅、交换形式发行。报虽小，但充分显示了涿州集邮界的实力和对集邮活动前瞻性的深刻认识。市邮协和集邮门市部在集邮活动中对知识、信息高于邮品也有充分的认识，除了组织大量邮品向爱好者提供外，还向他们推荐和代售了不少集邮知识和信息的书刊、报纸。以上这些工作均提高了市邮协的威信和广大集邮爱好者的水平，使邮协真正成了集邮爱好者之家，而市邮协的实际负责人李广也因此多次被评为省、地集邮活动先进工作者，市邮电局也获得河北省集邮工作先进单位的称号。

涿州市邮协成立的同时，于89年12月9日至11日举办了涿州有史以来首次集邮展览，展览在市招待所礼堂举办，各单位、个人共有近三十部邮集参展。邮展开幕时，市、中直在涿单位的许多领导及省、地邮协负责人、兄弟县市邮局、工会负责人均赶来祝贺，并为邮协成立和邮展挥笔题词。邮展期间刻制了四枚涿州风景纪念戳供加盖，图案分别为天下第一州仿古牌楼、楼桑古庙，张飞古井和清凉寺。另还刻制了有双塔图案的邮协成立和飞雁图案邮展纪念戳各一枚。此次邮展自始至终得到保定地区邮协的大力支持和指导，地区邮协的马鸿昌同志和保定航校的宋梦荣上校早几日就赶来涿州，对邮展的大到场地布置、邮展规模，小到具体展品的上框、位置的安排都